

元史 金史 辽史 宋史 新五代史 旧五代史 旧唐书 北史 南史 隋书 周书 北齐书 魏书 陈书 梁书 南齐书 明史 元史 金史 辽史 宋史 新五代史 旧五代史 旧唐书 北史 南史 隋书 周书 北齐书 魏书 陈书 梁书 南齐书 明史

文白对照 二十四史

精华

明史（二）

主编 廖盖隆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东林党讲学议政

(顾)宪成⁽¹⁾姿性绝人，幼即有志圣学。暨削籍里居，益覃精研究，力辟王守仁“无善无恶心之体”之说。邑故有东林书院，宋杨时讲道处也，宪成与弟允成俱修之，常州知府欧阳东凤与无锡知县林宰为之营构。落成，偕同志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辈讲学其中，学者称泾阳先生。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宪成尝曰：“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故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

既而淮抚李三才被论，宪成贻书叶向高、孙丕扬为延誉。御史吴亮刻之邸抄中，攻三才者大哗。而其时于玉立、黄正宾辈附丽其间，颇有轻浮好事名。徐兆魁之徒遂以东林为口实。兆魁腾疏攻宪成，恣意诬诋。谓浒墅有小河，东林专其税为书院费；关使至，东林辄以书招之，即不赴，亦必致厚馈；讲学所至，仆从如云，县令馆谷供亿，非二百金不办；会时必须谈时政，郡邑行事偶相左，必令改图；及受黄正宾贿。其言绝无左验。光禄丞吴炯上言为一致辨，因言：“宪成贻书救三才，诚为出



位，臣尝咎之，宪成亦自悔。今宪成被诬，天下将以讲学为戒，绝口不谈孔、孟之道，国家正气从此而损，非细事也。”疏入，不报。嗣后攻击者不绝，比宪成歿，攻者犹未止。凡救三才者，争辛亥⁽²⁾京察者，卫国本者，发韩敬科场弊者，请行勘熊廷弼者，抗论张差挺击者，最后争移宫、红丸者，忤魏忠贤者，率指目为东林，抨击无虚日。借魏忠贤毒焰，一网尽去之。杀戮禁锢，善类为一空。崇祯立，始渐收用。而朋党势已成，小人卒大炽，祸中于国，迄⁽³⁾明亡而后已。

《明史·顾宪成传》

【注释】

(1) 顾宪成：明政治家。无锡人。万历进士，官至吏部文选司郎中。万历二十二年，革职还乡，与弟允成和高攀龙等在东林书院讲学。他们议论朝政人物，受到士大夫支持，形成清流集团，被称为东林党。

(2) 辛亥：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

(3) 迄：直至。

【译文】

顾宪成禀性超常，年轻即有志于圣学。及至革职回乡，更加集中精力专门研究，有力批驳王守仁“无善无恶心之体”之



说。无锡原有东林书院，是宋代杨时讲学之处，顾宪成和弟弟顾允成一起重修，常州知府欧阳东凤与无锡知县林宰替他们进行了筹划。书院落成之后，便经常和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讲学，顾宪成被学者们称为泾阳先生。当时，士大夫中恪守正道与时俗不合的人，大多离开官场，隐居山野之中，听说了顾宪成等东林讲学之事，纷纷响应投奔而来，乃至学舍人满为患。顾宪成曾说：“在朝廷做官，不忠于君父，在地方做官，不关心民生，在山野隐居，不关心世道，这都是君子不应有的态度。”因此他们在讲学之余，往往议论朝政，品评人物。朝中官员向慕东林风气的人，大多和他们遥相呼应。所以东林名声大著，而同时忌恨者也极多。

后来一部分朝臣请参用外僚入阁，意在凤阳巡抚李三才，引起朝中争论，顾宪成致信首辅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推荐李三才。御史吴亮把顾宪成的信在邸抄中公布，引起许多人攻击李三才，纷纷上奏章弹劾。而这时候于玉立、黄正宾这些人也在其中附和，颇有些轻浮好事的坏名声。徐兆魁之徒便以东林为攻击目标。徐兆魁上疏攻击顾宪成，肆意诋毁。说浒墅有一条小河，东林独占了税收作为书院费用；税使到了，东林就致书礼请，就算人不去，也必定致送厚礼；讲学所到



之处，仆从如云，县令食宿招待等费用，没有 200 两黄金办不到；讲学聚会时必定谈论时政，郡邑各项事务偶有不合东林之意的，一定要重新改变；还有收受黄正宾贿赂等。徐兆魁的这些话都毫无根据。光禄丞吴炯上疏一一为之辩驳，并说：“顾宪成致信救李三才，确实是出位之举，臣也曾责备他。顾宪成自己也后悔。如今顾宪成受诬陷，天下人将不敢讲学，绝口不谈孔孟之道，国家正气从此受到损害，这非同小可。”上疏奏进，没有回音。之后攻击顾宪成的人接连不断，到顾宪成去世，攻击仍未停止。凡是援救李三才的人，争论辛亥京察的人，捍卫国家根本的人，揭发韩敬科场舞弊的人，请求行勘熊廷弼的人，追查张差挺击案的人，最后直至争论移宫案、红丸案的人，违忤魏忠贤的人，一律都指斥为东林党，攻击陷害连续不止。借着魏忠贤的嚣张气焰，把这些人一网打尽。残杀迫害免官禁锢，朝中正直之士被排挤得一干二净，直至崇祯皇帝即位，才开始渐渐录用这些人。然而奸恶朋党已成了很大势力，小人肆意横行，祸害国家，一直到明朝灭亡。

张溥倡复社

张溥，字天如，太仓⁽¹⁾人。伯父辅之，南京工部尚书。溥幼嗜学。所读书必手钞，钞已朗诵一过，即焚之，又钞，如是者



六七始已。右手握管处，指掌成茧。冬日手皴⁽²⁾，日沃汤数次。后名读书之斋曰“七录”，以此也。与同里张采共学齐名，号“娄东二张”。

崇祯元年⁽³⁾以选贡生入都，采方成进士，两人名彻都下。已而采官临川。溥归，集郡中名士相与复古学，名其文社曰复社。四年成进士，改庶吉士。以葬亲乞假归，读书若经生，无间寒暑。四方啖名⁽⁴⁾者争走其门，尽名为复社。溥亦倾身结纳，交游日广，声气通朝右。所品题甲乙，颇能为荣辱。诸奔走附丽者，辄自矜曰：“吾以嗣东林也。”执政大僚由此恶之。

里人陆文声者，输貲为监生，求入社不许，采又尝以事挟⁽⁵⁾之。文声诣阙言：“风俗之弊，皆原于士子。溥、采为主盟，倡复社，乱天下。”温体仁方枋国事，下所司。迁延久之，提学御史倪元珙、兵备参议冯元飏、太仓知州周仲连言复社无可罪。三人皆贬斥，严旨穷究不已。闽人周之夔者，尝为苏州推官，坐事罢去，疑溥为之，恨甚。闻文声讦溥，遂伏阙言溥等把持计典，已罢职实其所为，因及复社恣横状。章下，巡抚张国维等言之夔去官，无预溥事，亦被旨谯让⁽⁶⁾。

至十四年，溥已卒，而事犹未竟。刑部侍郎蔡奕琛坐党薛国观系狱，未知溥卒也，讦溥遥握朝柄，已罪由溥，因言采结党乱政。诏责溥、采回奏，采上言：“复社非臣事，然臣与溥生平



相淬砺，死避网罗，负义图全，谊不出此。念溥日夜解经论文，矢心报称，曾未一日服官，怀忠入地。即今严纶之下，并不得泣血自明，良足哀悼。”当是时，体仁已前罢，继者张至发、薛国观皆不喜东林，故所司不敢复奏。及是，至发、国观亦相继罢，而周延儒当国，溥座主也，其获再相，溥有力焉，故采疏上，事即得解。

《明史·张溥传》

【注释】

- (1) 太仓：县名。在今江苏省。 (2) 皸(jūn)：手足的皮肤受冻坼裂。 (3) 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 (4) 啖(dàn)名：比喻好名。啖，吃或给人吃。 (5) 扶(chì)：鞭打；笞。 (6) 譴让：谴责。

【译文】

张溥，字天如，太仓县人。伯父张辅之，任南京工部尚书。张溥年少即喜爱学习。他每读一本书必用手抄写，抄写完了朗读一遍，便把抄写稿烧了，又读又抄，如此反复六七遍才止。右手握笔处的指头都磨起了茧。冬天手冻裂了，每天用热水温几次。后来他把书斋命名为“七录斋”，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他与同乡张采一起读书一起出名,称为“娄东二张”。

崇祯元年张溥由考选贡入国子监为生员,到了京师,张采也刚考中进士,两人著名京师。后来张采到临川作官。张溥回乡,召集郡中名士一起复兴古学,把他们组织的文社命名为复社。崇祯四年张溥考取进士,选为庶吉士。由于安葬亲人请假回家,仍读书学习如同学生一样,天热天冷从不间断。四面八方好名的人都纷纷跑到他的门下,都称为参加了复社。张溥也倾身接纳这些人,交游也日益扩大,声息通往朝中。所评论人物品题等第,能产生极深的影响。许多投奔依附在门下的人,都自夸说:“我们是东林党的后继者。”执政大臣由此憎恶复社。

同乡陆文声,捐纳财物为监生,请求加入复社没有答应,张采又曾因事鞭打过他。陆文声上疏朝廷说:“风俗败坏的弊端,都根原于士子。张溥、张采为主谋,发起组织复社,扰乱天下。”温体仁正执掌国政,把复社事交付法司处治。拖延了很长时间,提学御史倪元珙、兵备参议冯元飏、太仓知州周仲连上言复社无罪。3人都遭到贬斥,并下严旨深究没有休止。福建人周之夔,曾任苏州府推官,因事免职而去,他疑心是张溥所为,心中十分怨恨。他听说陆文声攻击张溥,因此上奏朝廷说张溥等人把持上计考核事,自己被免职实是张溥所为,并



连带说了一通复社如何恣意横行云云。奏章交大臣议处，巡抚张国维等人说周之夔免官，不干张溥的事，也受到严旨谴责。

到崇祯十四年，张溥已死，而对复社的攻击仍未停止。刑部侍郎蔡奕琛因与薛国观结党获罪而被关进监狱，他不清楚张溥已经死了，仍攻击张溥遥控朝政大权，自己获罪也是张溥造成的，并说张采结党乱政。下诏责令张溥、张采回奏，张采上奏说：“复社与臣无关，可是臣与张溥两人平生以来一起刻苦磨炼，不触法网，负义求全，仅此而已。回想张溥一生日夜讲读经典，讨论文章，矢志报答国家，而并未做一天的官，怀抱忠心已入九泉之下。现今面对严旨谴责，他已不能够泣血自明，实可哀痛。”此时，温体仁早已罢职，继任者张至发、薛国观都不喜欢东林党，因此有关机构不敢再上奏。到如今，张至发、薛国观也相继罢职，而由周延儒主持朝政，他是张溥的座师，他能够再次为相，张溥出了力，所以张采的上疏奏上，事情便得到了解决。

黄玺寻兄

黄玺，字廷玺，余姚⁽¹⁾人。兄伯震，商十年不归。玺出求之，经行万里，不得踪迹。最后至衡州⁽²⁾，祷南岳庙，梦神人授



以“缠绵盗贼际，狼狈江汉行”二句。一书生告之曰：“此杜甫《春陵行》诗也，春陵今道州⁽³⁾，曷往寻之。”玺从其言，既至，无所遇。一日入厕，置伞道旁。伯震适过之，曰：“此吾乡之伞也。”循其柄而观，见有“余姚黄廷玺记”六字。方疑骇，玺出问讯，则其兄也，遂奉以归。

《明史·黄玺传》

【注释】

- (1)余姚：县名。在今浙江省。 (2)衡州：治所在今湖南衡阳市。
(3)道州：治所在今湖南道县西。

【译文】

黄玺，字廷玺，余姚县人。哥哥黄伯震，出外经商十年没有回家。黄玺出外寻找，纵横万里，没有见到踪影。最后到了衡州，进南岳庙祈祷，梦见神人告诉他两句诗：“缠绵盗贼际，狼狈江汉行”。一个书生告诉黄玺说：“这是杜甫诗《春陵行》。春陵就是如今的道州。何不去道州寻找。”黄玺从了他的话，到了道州，还是没有得到线索。一天黄玺在行路之中上厕所，把随身带的伞放在路边。黄伯震刚好从这里经过，看见了这把伞，说：“这是我家乡的伞呢。”顺着伞把细看，见有“余姚黄



廷玺记”六个字。他正又惊奇又疑惑，黄玺从厕所出来向他打听，原来正是他不远万里要寻找的哥哥，因此欢欢喜喜接哥哥回到家乡。

王竑忠愤击奸党

王竑，字公度，其先江夏⁽¹⁾人。祖俊卿，坐事成河州⁽²⁾，遂著籍。竑登正统四年进士。十一年授户科给事中，豪迈负气节，正色敢言。

英宗北狩，郕王摄朝午门，群臣劾王振误国罪。读弹文未起，王使出待命。众皆伏地哭，请族振。锦衣指挥马顺者，振党也。厉声叱言者去。竑愤怒，夺臂起，摔⁽³⁾顺发呼曰：“若曹奸党，罪当诛，今尚敢尔！”且骂且啮⁽⁴⁾其面，众共击之，立毙，朝班大乱。王恐，遽起入，竑率群臣随王后。王使中官金英问所欲言，曰：“内官毛贵、王长随亦振党，请置诸法。”王命出二人。众又捶杀之，血渍廷陛。当是时，竑名震天下，王亦以是深重竑。且召诸言官，慰谕甚至。

《明史·王竑传》

【注释】

(1)江夏：县名。治所即今湖北武汉市武昌。

(2)河州：治



所在今甘肃临夏县西南。 (3) 捽(zuó): 揪。 (4) 啮(niè): 咬。

【译文】

王竑，字公度，祖先是江夏县人。祖父王俊卿，因事贬为河州戍卒，就入了河州籍。王竑正统四年考中进士。十一年授任户科给事中，气魄豪迈，有气节，敢于仗义直言。

明英宗被瓦剌俘获而去，郕王代理国政，在午门内坐朝，群臣弹劾宦官王振误国大罪。读完弹劾奏章群臣伏地未起，郕王要大家出去待命。群臣都伏地痛哭，要求抄斩王振满门。锦衣卫指挥马顺，是王振同党。他厉声呵斥弹劾王振的大臣滚出去。王竑见状愤怒至极，挥起手臂，一把揪住马顺的头发骂道：“你们这帮奸党，罪该万死，现今还如此胆大妄为！”一边骂，一边用牙咬他的脸，众人一起喊打，你一拳我一脚，一下就把马顺打死了，这时朝廷上秩序大乱。郕王害怕，马上起身入内，王竑同群臣紧随其后。郕王派宦官金英问大家想说什么，王竑说：“内官毛贵、王长随也是王振同党，请治罪服法。”郕王命推出毛贵、王长随两人，众臣又打死了这两个坏蛋，殿廷台阶之上，一片血迹。一时，王竑名震天下，郕王也由此更加信任倚重王竑。并召见众言官，一再慰劳劝谕他们。

忠之至 死之酷

周天佐，字子弼，晋江⁽¹⁾人。嘉靖十四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屡分司仓场，以清操闻。

二十年夏四月，九庙灾，诏百官言时政得失。天佐上书曰：“陛下以宗庙灾变，痛自修省，许诸臣直言阙失，此转灾为祥之会也。乃今阙政不乏，而忠言未尽闻，盖示人以言，不若示人以政。求言之诏，示人以言耳。御史杨爵狱未解，是未示人以政也。国家置言官，以言为职。爵入狱数月，圣怒弥甚。一则曰小人，二则曰罪人。夫以尽言直谏为小人，则为缄默逢迎之君子不难也。以秉直纳忠为罪人，又孰不为容悦将顺之功臣哉？人君一喜一怒，上帝临之。陛下所以怒爵，果合于天心否耶？爵身非木石，命且不测，万一溘⁽²⁾先朝露，使净臣饮恨，直士寒心，损圣德不细。愿旌爵忠，以风天下。”帝览奏，大怒。杖之六十，下诏狱。

天佐体素弱，不任楚。狱吏绝其饮食，不三日即死，年甫三十一。比尸出狱，皴⁽³⁾日中，雷忽震，人皆失色。天佐与爵无生平交。入狱时，爵第隔扉相问讯而已。大兴⁽⁴⁾民有祭于柩而哭之恸⁽⁵⁾者，或问之，民曰：“吾伤其忠之至，而死之酷也。”



【注释】

- (1) 晋江:县名。治所即今福建泉州市。 (2) 溘(hè):忽然。
(3) 皦(jiǎo):明亮。 (4) 大兴:县名。治所在今北京城南。
(5) 恸(tòng):极悲哀。

【译文】

周天佐,字子弼,晋江县人。考取嘉靖十四年进士。授任户部主事。屡次分管仓库工场,以清正廉洁著称。

二十年夏四月,天子宗庙发生火灾,诏令百官大臣奏言设政得失。周天佐上书说:“陛下由于宗庙发生火灾,沉痛地反省自己,允许众臣直言政事缺失,这是变灾祸为福祥的一个转机。而如今时政的缺失确实不少,而没有听到有多少忠直之言,是由于用言语向人们作出一些表示,还不如通过政事向人们作出表示。征求直言的诏书,这是用言语向人们作出的表示。御史杨爵的冤案没有了结,这就是还没有通过政事向人们作出表示。国家设置言官,以进言为职责。杨爵关在狱中几个月,圣怒越来越厉害。一来说是小人,二来说是罪人。把尽言直谏的人称为小人,那么做一个不说直话迎合奉承的君子就不难了;把秉性正直尽进忠言的人当作罪人,那么谁又不做一个献媚取宠一味顺从的功臣呢?人君每喜欢什么,每恼



怒什么，上帝都看得清清楚楚。陛下为何恼怒杨爵，到底是与天心相合，还是不合呢？杨爵身非木石，生命危在旦夕，一旦忽然死了，那真是使谏诤直臣饮恨九泉，忠直之士人人寒心，对圣德的损害不小。希望能表彰杨爵忠心，以劝勉天下。”皇上看了周天佐的奏疏，勃然大怒。把他杖打 60 下，关进诏狱之中。

周天佐身体向来瘦弱，受不了杖打。狱吏又断绝他的饮食，不到 3 天就死了。年仅 31 岁。当他的尸体从狱中抬出来时，明亮耀眼的日光之下，忽然雷声大震，人们都大惊失色。周天佐与杨爵平生没有什么交往。只是在周天佐入狱时，杨爵隔着牢门问讯了一下而已。大兴县有一个平民到周天佐灵柩前祭奠，哭得十分悲哀，有人问他，他说：“我悲伤他忠心耿耿到了极点，而被杀害太残酷了。”

传 世 故 事

